



虎啸泉山

东方木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虎啸龙泉山

东方
木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啸龙泉山/东方木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4
ISBN 978 - 7 - 207 - 08192 - 6

I. 虎… II. 东…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055 号

责任编辑:姚虹云

封面设计:李军英 沈古运

虎啸龙泉山

东方木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信箱 rmsyhy2006@126.com
印 刷 哈尔滨天兴速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192 - 6/I · 1079
定 价 4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上 部

楔 子	百鸟朝凤.....	1
第 一 章	急流险峡.....	5
第 二 章	石门考较.....	20
第 三 章	擂台风云.....	34
第 四 章	海上沉船.....	45
第 五 章	游龙回环.....	68
第 六 章	梦里情深.....	77
第 七 章	黄山刺虎.....	91
第 八 章	祆底春光.....	104
第 九 章	初见伊人.....	113
第 十 章	“天堂”歌声.....	139
第十一章	挥剑斩情.....	150
第十二章	扑朔迷离.....	169
第十三章	端午惊变.....	181
第十四章	大窑浩劫.....	198
第十五章	激战留槎.....	215
第十六章	庄主之死.....	226

下 部

第十七章	成是贝锦	241
第十八章	密林藏身	261
第十九章	断剑断掌	269
第二十章	“阿拉无油”	286
第二十一章	生死之间	302
第二十二章	山村山民	314
第二十三章	董家大屋	338
第二十四章	剑拔弩张	358
第二十五章	美哉“和菜”	379
第二十六章	羸背牛背	392
第二十七章	洞里乾坤	415
第二十八章	龙凤剑法	432
第二十九章	尘缘难断	449
第三十章	佛光龙泉	464
第三十一章	御风成仙	478

后 记	500
-----------	-----

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

——李 白

楔子 百鸟朝凤

寂静的大峡谷。

寂静的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里掩藏着一条小溪，小溪流向一座瀑布。瀑布高达数十丈，溪水坠落，飞流直下，像半空中挂着一道银帘落入深潭，潭中碧水清澈如镜，游动的鱼虾一目了然，几条娃娃鱼在潭底鹅卵石间追逐嬉戏。

一个年近三十的白衣男子，和衣坐在潭沿水中的石头上。这男子满脸书卷气，乍看像个书生，但慈眉下的一双善目却炯炯有神，不时闪现着精芒，当是个内功精深的武林中人。

白衣男子的膝盖上，躺着个绝色美人。那美人只裹着一层几

乎透明的薄纱，透过薄纱隐约可见雪白的肌肤和挺拔丰腴的胸脯，粉红色的肚兜、褰裤在清澈的潭水中映现。此刻，美人只露头、颈浮于水面。只见她黑发乌亮、粉脸赛玉、鼻若悬胆、口似樱桃、颌如螭螭、螭首蛾眉……本来应该“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只可惜此时的她，美目紧闭无法顾盼，香唇轻合也无法巧笑。不然，水中的男子又岂能坐怀不乱？

美人的容颜，艳丽而圣洁，圣洁得超凡脱俗，圣洁得令人生不出邪念——不敢生出邪念。只是腮边一只浅浅的梨涡，倒让人产生想亲上一口的冲动。果不然，那白衣男子俯下脸去，欲在梨涡上亲一口，到了中途却又忍住，叹口气说：“唉！可怜的小英，可怜的公主，咱们快点洗好，上去晒太阳噢……”美人一动不动，没有丝毫反应。

白衣男子隔着薄纱轻抚美人胴体，为她涤去身上的汗渍、灰尘……

为美人沐浴完毕，白衣男子托着她走上岸去。美人安详地躺在白衣男子双手的臂弯里。此时可以看清美人的全貌了。这哪里是凡人，分明是仙子！修长的腿，细窄的腰，圆润的肩膀，丰满的胸脯，鲜藕般的胳膊，嫩葱一样的手指，全身上下如美玉如凝脂，白璧无瑕完美无缺，活脱脱是个白釉烧制的瓷娃娃，又像是画中的佳人，可画中人又哪有这般动人？这般神韵？又有哪一支笔能画得出这样的绝色美貌、天仙风姿呢？

白衣男子托着美人走进岸边密林的深处，前面出现了一块大草坪。草坪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鲜嫩翠绿的小草，就像披着绿色的绒毯。绒毯的向阳处堆放着上千朵新鲜的杜鹃花，那是白衣男子预先准备好的。白衣男子走近花垛，小心翼翼地将美人置放在花垛之上，将她两手贴身放好，让她平躺着，然后捧起许多去了花梗、花萼的花瓣撒在她的身上，把她美丽的胴体整个掩在香艳的花瓣之下。白衣男子的脸上露出一丝满足，对着香花美人自言

自语道：“好好晒一会儿太阳，马上就暖和了。深山水寒，不晒晒太阳祛散寒湿，会得病的……你先歇着吧，待我去把衣服洗了，就来陪你啊……”说着，白衣男子匆匆走出密林来到潭边，快速将几件衣服在水中汰了汰晾在干净的石头上，立即奔回草坪，急步走到美人身旁轻柔说道：“衣服洗好了，晾了，我也要歇息一下，待会儿就给你输气，好吗？”

美人毫无反应，但白衣男子还是当与她对话似的继续说道：“多日没晒太阳了，今天太阳特别好，咱们就多晒一会儿，噢……”说罢，走到一边，放松了四肢躺在地上，头枕胳膊，惬意地面向太阳，让阳光把身上的水渍晒干。

美人在花垛上安详恬静地躺着，胸脯上的花瓣随着她若有若无的呼吸轻微地起伏，鼻中呼出的气息若兰若麝，和着沐浴后的体馨，伴着杜鹃花的清香，向四周散发开来，渐渐地弥漫了整个草坪。躺在三丈开外的白衣男子，闻着这熟悉清悠的芳香，颇感亲切舒爽，闭起眼睛细细品味，任和煦的阳光洒满全身，温暖着肌肤、温暖着心灵。

芳香引来了林中的百鸟。鸟儿们有的翱翔在美人的玉体上空，不断变换着优美的姿势，像是在为美人表演舞蹈；有的则停在草坪四周的林梢上，“叽叽喳喳”轻鸣着，仿佛在唱“百鸟朝凤”。鸟儿们的歌声，温柔、深情、清雅，音量却不是很响，似乎是怕惊醒了美人。那歌声时而欢快、时而舒缓，时而高山流水、时而九曲回肠，婉转绵缠得像唱催眠曲，有时窃窃私语又好像在向美人倾诉钦慕和爱意……

躺在草地上的白衣男子，对鸟儿们充满了感激之情。心里说道：“鸟儿们的心意也和我一样呀……”这时，一阵山风吹过，白衣男子连忙侧脸望向美人。山风吹落了美人身上少许花瓣，把胸脯露了出来。美人身上的薄纱早已干燥，此刻被挺拔的乳房撑起两个浑圆的“蒙古包”，“蒙古包”里两只粉

红色的乳头若隐若现，氤氲着无限春光。白衣男子急忙起身奔到美人身旁蹲下，捧起花瓣为她重新遮掩好玉体，若有所思地慢慢站直身子，双目凝望天空良久，口中吟出几句诗来：

吹气若兰体亦馨，
天姿丽质脱凡尘；
只嗔王母太灰渣，
遣下玉人扰我心。

.....

这一男一女是什么人？
这绝色美人又为何毫无知觉？
故事得从头说起——

第一章 急流险峡

这一日，在瓯江上游龙泉溪的碧波上，逶迤游走着五条巨龙，那不是真的龙，而是由上等优质木材杉木组成的木排。木排宽九尺，长十余丈，远望就像黄色的巨龙游走在水面上。

在第一条木排上掌舵的，是一个二十出头身材颇长如玉树临风般“帅呆了”的俊朗后生。这后生长眉凤目、鼻梁高挺、脸皮白净、方口大耳，体格健壮，脚步沉雄，姓宋名芳伟，人称“小飞蚊剑”，乃凤阳剑庄小字辈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因人长得俊朗，又称“武潘安”。排尾一人撑篙的，是宋芳伟的师弟，叫杨小牛，长得人高马大、膀宽腰圆，亦颇为健朗。第二条木排上掌舵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明眸皓齿、粉脸如玉，细腰长腿、亭亭玉立，隆胸圆颈、神韵动人，全身上下无不恰到好处，分明是个美人坯子。她叫王梨花，亦是凤阳剑庄小字辈中的佼佼者。她身边立着一个二十八九岁的男子，此刻正对她说些什么，她频频点头称是。那男子中等身材，浓眉大眼，面貌清朗，生得十分端庄，但若是与宋芳伟相比，那他就算不得美男子了，虽然浓眉大眼，却给人慈眉善目的感觉，仔细看甚至有几分腼腆。不知情的人绝对想不到，他就是凤阳剑庄大名鼎鼎的三当家，江湖上鲜逢对手的“凤阳剑”象恨天，倒以为是个满口“之乎者也”的教书先生呢。

此刻，木排前方便是老虎峡。

老虎峡，江面窄、落差大，水深流急，十分凶险。一片老虎头状的巨大岩石对着河道，河水奔腾到这里只好硬生生向左转个急弯。汹涌的激流冲到坚硬的崖壁上，被撞成千万朵浪花，溅起数丈高。不知有多少帆船与木排在此处碰得支离破碎，也不知有多少船客和放排工葬身于此。崖壁下端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险潭，险潭里的漩涡冒着白沫一个套着一个，仿佛是一头吃人的怪兽在龇牙咧嘴等着猎物。被崖壁撞碎的帆船、木排流到此处，马上会被漩涡卷入潭底，霎时无影无踪。不幸遇难的人，也得在距离此处数里外的下游才能找得到尸首。这实在是个在水上讨生活的人闻之色变的“鬼门关”。

象恨天见老虎峡临近，扯开喉咙对第一条木排上的人喊道：“到老虎峡了，要留神啦——”

宋芳伟与杨小牛应声道：“知道了，三师傅。”

象恨天略一沉吟，总有点不放心，毕竟宋芳伟是第一次放排掌舵，虽然武功不错，但水上生活没有经验，心想还是上前看看吧。于是身形一跃，轻飘飘越过三四十丈距离的河面，来到第一条木排的排尾，对杨小牛叮嘱了一句“留点神”，又匆匆往前走去。

突然，木排一下子加快了速度，直溜溜往前冲。只听得宋芳伟一声惊呼：“糟糕！三师傅——”

“别惊慌，我来了——”象恨天随即展开身形一掠数丈，转眼来到宋芳伟身旁，往前一看，果然不妙。

由于宋芳伟缺乏经验，没有及时将排头转向左方，待到惊觉时已经来不及转向。那木排被汹涌奔腾的激流牵动着，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笔直飞快地向老虎峡冲去，排头正对着人见人怕的老虎岩。再过片刻，排头撞上老虎岩，这条排就完蛋了。也就是眨眼工夫，那木排又前行了五六丈。木排的速度越来越快，距老虎峡已不到五丈了。要是换了常人，别说顾不上木排，就是顾自己逃命也来不及了。好个象恨天，说声“我来”，左肩轻轻一靠，把

宋芳伟撞到一旁，同时伸左手把排头正中的舵杆一按，将舵棹前梢翘起往左斜移数尺落下，运足“三丹真气”把舵杆往左一拉，硬是将排头向左扭了过来。这时排头距那老虎岩已不足三丈，虽然排头转弯了，但按此刻的方向和速度，排脖子仍然要撞上老虎岩。电光石火之间，象恨天右手操起排上的撑篙，就在排脖子即将碰上老虎岩之际，将真气运到撑篙上，伸篙头在老虎岩的崖壁上一戳，篙头插入崖壁五寸多深，同时脚上使劲一蹬，又将木排往左蹬移数尺。说时迟那时快，排头排脖排身擦着崖壁边缘飞速通过了老虎峡。象恨天手一松，那撑篙早已裂成数十缕细丝，像一束麻线软疲疲地挂在了那老虎岩上。要不是他刚才把真气运到撑篙上，那撑篙怎经得起这千钧之力的一戳？

象恨天长长嘘出一口气，宋芳伟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眼见第二条木排又向老虎峡冲来了，象恨天高声喊道：“向左边转！快将排头向左边转——”同时腾身上岸向后飞掠而去。两个起落，象恨天又从河岸跃身第二条木排上，帮助王梨花在舵上使了一把劲，让排头及时转弯向左，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老虎峡。紧接着，象恨天又跃上了第三条木排——第四条木排——第五条木排，五条木排全部安全通过。

这次离庄，象恨天受庄主司马龙骞之命，要将五百条上等杉木押运到温州。因这批木材是象山、定海等处为防御扶桑武士骚扰构筑工事而急用，所以庄主要三当家象恨天亲自出马，临行再三叮嘱，路上决不能出差错，一定要安全送到温州交割。而这批随他同行的徒弟，大多是第一次上排，象恨天有意带他们出来历练历练，多长一些见识。幸好今天没有栽在老虎峡下，不然，真是无法向庄主司马龙骞交差了。

这时，老虎峡下游左岸的山路上，一位肩挑酒坛、身着青衫、腰系黄帛的老汉抚掌大笑说：“好险、好神、好身手，三当家的功夫越发惊人了。”

“这不是林老大吗？”象恨天抬头一望惊喜地说。

“正是老汉林一窑。”老汉含笑答道。

“怎么在这山道上窥看我等洋相？让老大见笑了。”象恨天说。

“哪里、哪里，我钦佩喝彩都来不及，何来见笑之说？老弟言重了。跟你说，我正从大岭头亲戚家回来，我那亲戚非要我带两坛佳酿回家不可。这不，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哈哈，今儿晚上咱哥俩一醉方休。不过，老弟的酒量实在太差劲了，还是让梨花侄女代三当家陪老汉喝两盅吧……”林一窑只顾自己一个劲地说着话。

王梨花接口说：“林伯，你要我喝酒可以，只是不知有些什么下酒菜？”

林一窑说：“下酒菜嘛，也巧得很，前天刚从西溪源头朋友家捎来一包田鲤鱼干，放点辣椒一炒，味道是够辣够香。还有泥鳅干、白笋干、豇豆干、茄子干、白菜干、苦益干、苦楮干、蕨菜干、山鼠干……”

“干干干，吃百干宴啊——”王梨花打岔道：“你站那么远扯着喉咙说话，口不干吗？”

“经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口干了。”林一窑从山道上笑着说走着走下岸来，继又说道：“梨花侄女说得不错，咱们就吃百干宴。不过我这个干，有个道理的，就是让你们多喝酒，干干干，杯杯见底啊——”

王梨花“噗嗤”一笑，轻声骂了一句：“酒鬼，总有一天被酒醉死。”

林一窑没听清，问道：“梨花侄女说什么呀？林伯是最疼你的，你可别偷偷骂人哦？”

王梨花说：“说什么就不告诉你，让你再加一干。”

林一窑问：“干什么？”

王梨花说：“干着急。”

“哈哈……”众师兄被王梨花的话逗笑了。

林一窑开心道：“真拿你们这些后生没办法，老汉我真的只有干着急。我口也说干了，待我上得排来，也要给你们一干。”

众师兄问：“什么干？”

林一窑说：“把你们排上的水喝干。”

众人说：“你把我们的水喝干，我们就把你的酒喝干。”

林一窑说：“听听，说来说去都是一个干。梨花侄女，林伯的干，没说错吧？”

“哈哈……”众人大笑，其乐融融。

笑声中，林一窑两手各抓着一个酒坛的口，双脚一蹬，越过三丈多远的距离，跃上王梨花那条木排。

象恨天打趣道：“林老大的龙爪功指力惊人，小心抓破了酒坛，晚上就只好干瞪眼了。”

林一窑开怀大笑：“看看，说来说去连三当家也说起干来了，晚上真要与诸位干上一干。后生们，快撑排，到了蛤湖就上岸干！”

众人又发出一阵笑声。大家操起撑篙左点右点，木排飞速驶向下游。

这林一窑，是离老虎峡十余里的下游岸边蛤湖村人，自小烧窑制瓷又习武，练就一身好手艺、好功夫。自己建起了一支十多丈长的龙窑，手下有数十名窑工。他有个怪脾气，不管瓷器生意多抢手，却限定每月只烧一窑，为的是保证瓷器质量。因此得了个绰号——林一窑。后来林一窑的名气愈来愈大，本名林张弟倒被人给忘记了。林一窑为人豁达，颇重义气，脾性随和，说话风趣，与凤阳剑庄来往甚密，彼此无拘无束，尤受凤阳剑庄小字辈的敬重。

不一会儿，木排到了蛤湖村外的江面上。

林一窑对象恨天说：“象老弟，就在此处过夜吧，好让老哥稍尽地主之谊。”

象恨天道：“只是太叨扰了……”

王梨花在旁边嘟着小嘴说：“跟林伯还讲什么客套。”

象恨天说：“你看你看，我这徒儿连规矩都没有了，也不怕林老大笑话。”

王梨花说：“林伯才不会笑话呢。”

林一窑点头笑道：“梨花说得对，林伯不笑话，林伯就是喜欢你这种脾气。”

王梨花对象恨天做个鬼脸说：“听到了吧，三师傅？林伯不会笑话我，我可要跟林伯上岸了，三师傅若再客气，就没有酒喝啰。”

象恨天苦笑着对林一窑说：“真拿她没办法，被你们大家宠得越发目无尊长了。”

王梨花伸了伸舌头，眨巴着眼睛站在一边不再吭声。

林一窑说：“有徒若此，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么？老弟，上岸吧。”

象恨天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上岸！”

王梨花高兴得蹦起一尺多高，口里喊着：“上岸啰，上岸啰！”一个箭步就蹿到了岸边。

林一窑抬头喊道：“老太婆——你看谁来了，快泡茶——”

原来，林一窑的家就在岸边，前门对着窑场，后门向着江。后门有个楼台，三分之一凌空悬在江面上。林妻听到喊声，连忙走出后门一望，惊喜地说道：“我说嘛，今天早上一开门就听喜鹊叫，这不下午稀客就到了。赶快泡茶、赶快泡茶。”说着急忙转身回屋泡茶去了。有客人到，先为客人泡上一杯清茶，一杯清茶冲泡两道，这是当地的习俗。

待到象恨天与众徒弟们将木排用竹链子系在岸边树上固定住后，随着林一窑走进林家时，王梨花早已在屋里嗑瓜子了，林妻正闺女长闺女短地叫个不停，亲热得不得了。

见众人进屋，林妻赶紧奉茶。

林一窑说：“老太婆，这里交给我，你快去生火温酒、炒菜。”

林妻“哎”了一声，转身往灶房去了。王梨花跟在后头说：“我去帮您生火。”林妻连忙拦住，慈爱地说道：“大娘哪舍得让你这双嫩手干粗活，快坐下歇息，大娘过一会儿再和你啦呱。”

王梨花也就不再客气了，端起茶杯在林一窑身边凳子坐下，口中连说“清茶好香”。

林一窑笑问道：“你知道这叫什么茶吗？”

王梨花眨巴着美目说：“不知道啊。”

林一窑说：“这丫头，就知道贪玩，连自家门口的名茶都不知道。告诉你，这就是远近闻名的贡品茶‘凤阳春’啊。就出在你们凤阳山脚下。”

王梨花说：“这就是凤阳春啊，味道真不错，我都没有喝过唉。”

象恨天接话说：“凤阳春是稀品，不是谁都喝得上，谁都品得出其中真味的。也只有像你林伯这样的品茶行家才配喝凤阳春，咳！进贡到宫里，让那些不会品茶的达官贵人喝，真是糟蹋呀。”

林一窑美美地呷了一口凤阳春说道：“象老弟太抬举我了。唉，多时未上剑庄拜访老朋友，司马庄主和吕二当家可好？”

象恨天说：“都好都好，庄主还要我捎口信，天气热了，请林老大与嫂子一起上凤阳山住一段时间，避暑暑。”

林一窑说：“我是很想上山和老朋友们好好叙叙，可是一直忙着，官府和客商都等着催着要货，要不是早先立下一个月只烧一窑的规矩，更要把我忙坏了。你知道，现在青瓷是越来越供不应求，前段时间曾发生强买强卖的事情，最近又经常有些扶桑武士鬼鬼祟祟地出现，我也不太放心走远呢。”

象恨天说：“老大说得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这些扶桑武士是要多个心眼。”

林一窑说：“龙泉青瓷在扶桑特别吃香，自从朝廷下令海禁之后更是身价百倍，要是有了配方，在当地起上几支窑，那还有得了？这些个扶桑武士不单觊觎青瓷配方，恐怕对龙泉宝剑也怀有野心呢，还请司马庄主多加提防才是。”

象恨天说：“这个我晓得，我会提醒庄主的，我们大家都要多加小心，决不能让这两样国宝的制造技术泄密，被外人窃取。”

林一窑说：“老弟所言极是。我也常跟窑工们讲，宁可丢性命，也不能丢配方。这是我们的国宝，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龙泉人的骄傲。如果在我们的手上泄密了，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怎么对得起章氏祖师爷？扶桑武士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象恨天说：“要是大家都像林老大这样想，我们的国宝就万无一失了。”

众人正说着话，林妻已摆上了碗筷，说道：“酒菜马上就好，只可惜只有些干菜，没有新鲜菜。要是新鲜菜下酒，你们喝起来就更惬意了。唉——”带着无限歉意走向灶房去了。

王梨花接口说：“对，要是新鲜鱼就好了。”象恨天白了她一眼，她浑然未觉，又接着说：“我记得上次在林伯家吃饭，那节斑鱼的肉又肥又嫩可新鲜了。”

林一窑说：“不知你们要来，要不让人打上一网，什么鱼都有了。”

象恨天说：“有田鲤鱼干，已是上好的下酒菜，哪里还用得着新鲜鱼。”

王梨花说：“总归是新鲜鱼的肉又鲜又嫩，没有嘛，也只好免了。”

林一窑说：“天色尚早，我马上叫人打鱼去，还来得及。”

象恨天忙说：“不必不必，已经非常叨扰，岂可再去麻烦别人。”又白了王梨花一眼继续说道：“这小馋猫，看你把林伯烦的。”王梨花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